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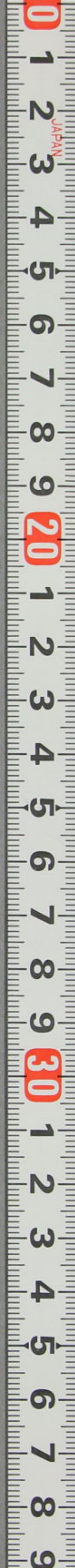


山陽遺稿文

三

和
1990
3

早稻田大學附屬	
圖書館	
第一寄	
漢詩文	
第 461 號	
第	卷
此書館不外許帶出	



7016
1390
3



山陽遺稿卷之五

記

管公畫像記

管公之廟祀北野，由於贈褒宰府為其所遷，且薨併其裔
曹家廟，皆所宜有者。然而七道州縣無不有祠，苟讀書學
字，雖乳臭之兒，知敬奉之，畫其影像，幾乎家置人藏。紀藩
士吉田重氏家有一像，覺其有異，不敢私藏，寄之江戶一
神祠。參河鳳來寺主實圓僧正、實重氏兄，因終奉之。寺
多子院，其一曰寶泉，僧正命焉守之，自是寶泉世掌其祀。

賴裏子成著



百有餘年、近者院主念實嘗侍其師、病於宅院、忽省神像、無守者可虞、走歸、取之自隨、無幾何、實泉災、闔院蕩然、而神像儼在、是文化四年、九月事也、事傳遠近、香花奔波、今院主成實修其裝新之、周請四方文士、賦詠其事、而求余文記焉、有客難於我曰、管廟既係朝廷祀典、不可私祭、私祭淫也、使公有知、寧歆享之、况區區文詞、無加於公、而適足褻之、且夫公之威靈、能守已影於九百餘歲之下、使祝融不能施其虐、可謂偉矣、而不能自救其身之遷謫於生前、何哉、余曰、子亦知蘇子瞻之論韓昌黎乎、曰、公之神在天下、猶水在地中、無往不在、其精誠能開岳雲、馴鱷魚、廟

食百世而不能回主之惑、弭臣之謗、使其身一日安朝廷、所不能者人、而所能者天也、今管公之德業、百倍昌黎、神在無不在、而靈能其所能、曷足怪哉、謚曰天滿大自在、蓋是之謂爾、而學於文者、私之以爲文之神、夫神非文之所能囿、而文爲神之所愛而寄也、各述其敬慕、雖連篇累牘、或其所不厭聞、所以余亦不辭而贅之、夫人之身、有彼我、有生滅、而其神則貫萬古而同然、念實之精誠、卽公之精誠也、余因此有感焉、公際遇寬平之時、欲遏衰勢、興治道、而其志不遂、衰亂相踵、直至於天文元和之際、否極泰開、以施於今、雖不能盡如其志、然亦少酬矣、而其基實始於

此州像之歸焉似非偶然者非邪併書以諭成實使因夫
民來詣時有諭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登發行笄記

備前武元景文善詩及書嗜古書蹟自號曰登登庵登登
蓋打碑聲也已而破產遊四方寓我藝數月臨去求余文
記其菴曰吾之去期在明日請速成焉余辭曰吾素拙於
文今記子之菴寧可一日而成之哉景文曰吾庵乃行菴
也吾無妻子無田產至此國輒有此舍至彼鄉輒有彼次
弛擔卸笈解橐而陳之書籍在左筆硯在右目之曰行庵
是菴可一日成也則子之記之不可一日成乎余曰記者
記也故記其處記其時記其材與工記其大小廣狹否非
記也今子之所謂行菴者吾不知其在於何處乎成於何

時乎、何材乎、何工乎、大乎、小乎、廣乎、狹乎、吾將何記、雖然、吾且妄記之、曰、行庵在於所在、成於所成、無所取材、無所役工、或大或小、或廣或狹、無不如意者、有不如意者、立改、成之、故高堂大廈、子之莽也、華門圭竇、子之菴也、山之椒、庵也、水之濱、菴也、桑之陰、石之翠、亦菴也、舟亦庵也、輿亦庵也、夫然、四海之內、無行非菴、菴亦偉矣哉、其成也無始、則其毀也無終、山之蒼蒼也、水之泱泱也、傳諸千歲、目爲子之庵、誰曰不可也、夫土木之偉者、宮而阿房、殿而未央、臺而柏梁、亭而沈香、殫天下之力、塗億兆之膏血、以爲古今之觀、莫偉乎此、而其在止於一處、其成之時、與毀之時、

曾不能瞬息焉、則此諸子之行庵、亦蜉蝣蟻蠓耳、今有蜉蝣蟻蠓阿房未央柏梁沈香者焉、而吾得文以記之、雖求之急迫、烏可復辭也、景文笑曰、是可以爲記、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登登泛菴記

登登行菴倦於行改行爲泛自長碕僦舟泛海而歸於備
 終遊寓京攝號曰泛菴客聞而笑之曰柱於地而屋之者
 菴也名之曰行斯以異矣名之曰泛不亦異之甚乎且其
 自肥之備自備之攝之京所乘而泛皆僦於人者不得自
 占爲菴尚可自名之乎故菴則不泛泛則不菴二者無一
 可也山陽子曰子何尤焉子徒見彼剡木剡木者謂之泛
 耳殊不知有家有國者忽興忽廢忽沈忽浮孰非泛者四
 嶽三塗陽城大室譬之江海其不一姓者不猶舟乎故皇
 王帝霸之業自坤輿視之皆泛也九州之外裨海環之裨

海之外如九州者九而大瀛海環之則雖坤輿亦泛也而何尤於葦哉呂氏之書謂泥古而不通今者爲刻舟求遺劍故世之推移猶舟之行而人更主之猶行旅僦舟也而自名曰秦曰漢曰魏曰晉曰唐宋元明登登子何獨不得自名焉哉昔者張志和敝漏其舟而不能自脩理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是志和未免有物我之念爾吾試與子升伏水之墟以望浪速之津如瓜之皮者如鴨之背者如葉浮者如胡蝶之蜚于整者如林木蠹者皆登登子之泛葦也興至則乘何不可往又何不可來而又何敝漏之患使志和目之其必神竭而意沮自愧其泛之不廣也

庸詎病於子之嗤邪客莫以荅遂書其言以爲泛葦記

黃葉亭記

備前閑谷鄉校，建於烈公時，爲百餘年誦絃之地，吾聞其地在藩府東北羣山中，林壑幽邃，其師生皆安其處而樂其業，呶唔之聲，與松風泉韻相答，暇則相攜道遙山水間，蓋校舍之東，兩澗合流者，樹最老，石最秀，顧而樂之，乃併力置一亭，以爲游息之處，偶見藤公定家小倉山亭圖，以其結構小而易辨也，頗規摸之，名曰黃葉亭，以亭成於季秋，且取公黃葉之詠也，旣而請吾父書其扁，而使余記之，余以爲天地之間，凡有采色者，皆可以悅人目，而華葉出於天造，錦繡由於人爲，其優劣固判然矣，古曰：五色使人

山陽先生遺稿卷五
目盲故眩於錦繡者不知華葉之真可悅也余嘗按藤公
事跡終始爭亂之世位至二品官至納言而憂愁不滿之
意常形於言詞豈其奔競之習未能免於事勢耶吾恐其
心目所屬不離紆青拖紫之間而何有於木葉之黃哉今
閑谷諸學士處無事之世踐明主之跡仕其名而隱其實
講道山谷無所外慕則所謂寒雨之深朝朝而深者諸學
士乃得實驗而專有之黃葉之名於是乎爲不虛焉余將
歸省吾父其必枉路於閑谷仰烈公之遺構退從諸學士
於亭上重論天造人爲之分將有日矣此記足以爲先容
歟所以不辭也

夢硯樓記

龜山氏爲備豪族曰松伯秀者美丈夫而喜文嘗思置佳
研而未獲夢有來售一古硯紫色質潤厚可盈握論價未
成俄然慙悵惘竟日遂名其書樓以夢研而請余記余曰
思而夢之固其宜也殷王思治而夢良弼今夫研亦文人
之弼也而其良者爲甚難獲今子夢之安知不有惟肖者
來左右子也名樓志思亦燕王築臺致士之意耶使子真
好之其至可竒也使子徒浮慕假想之雖至不能獲也葉
公畫竜而駭真竜子之於研得無亦然乎夫硯之曼質膩
理拊不留手孰若彼如凝脂者研之色澤潤麗如割琳腴

孰若彼秀可餐者、硯之眼目明瑩嬌媚如活鵝、鵝孰若彼善睐宜笑曼睩騰光者、彼解語而此不言、彼先我意而此須我扶持、則其於可愛用也、有間矣、而子之所夢寐在此、不在彼、余有以知子之處、心不俗、非世紈袴子比也、余觀世之紈綺子、輾轉反側於朝雲暮雨之思、斛珠聘焉、金屋貯焉、不啻錦囊琉璃匣、而恩情一缺、捐之路、傍者往往而然、不足怪也、彼所謂可一日三摩挲者、以其嫩爾、白頭面皺、變愛為憎、奚若此溫潤之物、愈老愈佳、肌膚色澤、畢生可親哉、子真知其可好、而力求之、將見下巖尤物、奔就子之樓、與子之墨、相戀不捨矣、寧特曰夢之云爾哉、伯秀笑

曰、先生豫爲紫雲爲媒、始歟、願書置樓上、以爲他日證券、

移山亭記

移山亭者、小野翁所以名其居也、翁嘗遊近郊、見一大石、似富岳者、愛之也、聚其鄉民、移之亭之前、遂扁以此名、而屬余記之、夫亭之勝、石之奇、諸名士之題詠備焉、余復何言、余知翁好談近古事、余亦嘗修私史、於足利織田之際、頗爲詳也、翁亦記鹿苑公東遊觀岳之事乎、又記總見公之伐甲斐、亦枉路觀岳乎、夫此二公者、削平禍亂、鋤犂豪傑、意之所向、則雖蟠據數國、難拔如山者、移彼置此、如奕碁然、其於名山、苟知愛之、寧不欲移近諸其居哉、而不能不僕僕然涉千里而就觀焉、今翁以二公所不能移者、置

山陽先生遺稿卷五
諸階除之間朝夕坐臥縱其娛玩不亦偉乎而余安得不
奮筆記之也或聞而咲曰二公之所不能移山也翁之所
能移石也惡乎同夫人力與物形小大各宜相稱翁之石
卽二公之山也苟寓其意焉何問其小大哉抑人之愛是
物無不欲常有之不唯欲常有之無不欲傳之子孫也二
公已宰海內謂山河皆我有而不能禁其分裂於身後是
無他據衆人之所同欲也如翁之石則非人之所同欲而
已之所獨愛也故一移之後無復他移傳之世世頽然長
存題曰小野氏之富山而人莫之或爭以是言之優劣得
失蓋達者之所能辨已吾將以此爲記欲翁之子孫每避

人之所同欲而守己之所獨愛不獨此石也則亭其永不
墜哉

人之後世... 不... 相... 亦...

歌聖堂記

歌聖堂者、藤井機園所以祭人丸也。初機園過所識家見其祭蛭子、覺其像有異、拂塵煤、諦視之、蓋人丸也。以示鑒古者以為昔者頓阿上人、手刻人丸像百副、散落人間、是其一云。機園懇請獲之、安諸堂中、而吟咏其下、遂顏以此名。請余記之。夫人丸、永言娛情、忘其形骸、寧料後世有頓阿者、雕其面目鬚眉、至百副之多哉。頓阿刻像、自寄景慕、寧亦料後世有機園者、收而祭之、以名其堂哉。然機園適獲其一而已、其九十九、不知各在誰家、恐皆錯認、以為蛭子三郎耳。物之遇合、出於自然、而有數存其間焉。噫、亦奇。

矣。或曰：機園善和歌，喜古雅澹秀之致，蓋沿草庵之流，而溯古今萬葉之源，其夢寐歌聖，非一日，故有此奇遇焉。爾在機園，固為欣幸矣。而在像，不可知其為幸與否也。夫其中而坐，手有所執，肖矣。而歌聖所執，摘藻之筆，而蛭子所執，釣利之鉤也。故蛭子濁歌，聖清；蛭子俗歌，聖雅。雖然，較其氣焰勢力，則歌聖不能及蛭子之万一。何者？祭蛭子，則致貲巨万，則世不絕祭歌。聖則不過善哦三十一字，終身學為蛙鳴蟲啼之聲，故橫目之民，莫不知蛭子之可祭，而祭歌聖者，千万人中，一二人而已。使此像終冒稱蛭子，則酒肉羞奠，隨在不乏。一經機園之鑒，呼曰歌聖也。當其在

機園之堂，則享一瓣香之供矣。苟離其手，誰保其不餒哉。賴襄曰：然，雖然，使像有知，寧餒而歌聖，不飽而蛭子也。遂書為記。

此處為空白欄位，原書內容已模糊不清。

挹翠園記

藝備之海多灣曲，非佗海國太豁露者比，而尾路為最焉。鴉嶼與陸對者，喚之可鷹，屋瓦如鱗，帆檣如林，與山光水色相出沒，邑人往往因地勢治園莊，而熊谷氏之挹翠園推為第一焉。歲甲戌，余省鄉而還，園主士晉要余遊焉。園在邑東北，踞山枕野，方十餘畝，其東面而敞者曰春曦堂，連其後者曰麥浪軒，下軒北行，左右皆花卉，曰百花徑，徑盡得松林，林中可憩者曰松濤亭，自亭南行，抵山麓，山泉所注，環以楓樹，曰秋錦池，循池而登山，石錯列，曰伏虎巖，巖之上，栽梅十餘株，曰香雪坡，下坡而東，蒙密崎嶇，得稍

讀王摩詰詩云、獨坐幽篁裡、彈琴又長嘯、深林人不識、明月來相照、夫月豈獨厚於摩詰乎、招以其道焉耳、今亭主人亦摩詰之徒耶、以吟哦代絲竹、以琴書代簪珥、竹檻葦簾、以代畫棟繡戶、移燈屏燭、以招乎月、月乃惠然有來、造主人之膝、照主人之面、襲主人之鬢鬚、胸襟戀戀而不肯去、直至興酣詩成、鐘鳴漏盡、然後退、可謂招月之亭、不負其名矣、或曰、亭主人雖能招月而致之、而月不能言也、相對終夕、無乃寂莫乎、曰、不然、李太白不云乎、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亭主人對月而坐、懷其平生所慕、曰、某人亦觀此月矣、某人亦爲此月所照矣、其面目鬢眉、

彷彿乎現於前、是亭主人已招月而致之、又以月爲介、以并招致古人也、何憂其寂莫耶、余因記之、使人知亭之所招、不獨月也、亭主人、姓小野、字泉藏、一門儉素、唯嗜書、亭其讀書處也、

也。譬諸人，猶彼不能自築室，而僦人之屋者乎？子之家於此，四世百有餘年，屹爲里閭之望，則所居之巢，其所自有，豈鳩居之謂哉？僕莫以荅，願得先生之文，解之，賴子曰：子何不荅之曰：吾之家，非吾有也，吾父有家，吾僦而居之也。吾父之家，非吾父有也，吾祖有家，吾父僦而居之也。蓋世之有國家者，孰不謂是吾有，而不知其爲祖宗之物也。敗亾接踵，職是之由，今子之巢也，其墉其戶，皆子父祖所以綢繆而授子，子得以禦民侮，子不敢自有焉。慎居而授之子之子，子之子，子之孫，皆居焉，而不自有也，則鳩居之巢，雖百世不墜矣。而筆之與香，實其桑土也。以此記子之堂。

可乎。伯肅拜曰：可哉！足以垂訓，遂書贈之。且言曰：子之遠祖次郎，先登陷陣，策名亂世，而子父子乃以毛穎之工，爲明時之倡，吾不知其所造之筆，鋒芒利用，何如次郎之劍也。文武雖異，其有樹立一也。夫鳩者，鷹之所化，以鷹之鷙悍，而時至形化，則錦翼文頸，穀穀然爲勸農之聲。鳩居之以文工，繩祖武，亦隨時而化者也。

欲言子韶之所以愛松而名其莊不亦難乎雖然余察長
崎之俗有以知子韶之意矣長崎之俗奔競躁進艷慕榮
利寧破其產而求達其官務誇耀一時而不念子孫計是
喜桃李而不愛松柏者也子韶愛松其必與此輩異矣余
視其所種之松皆蓬蓬然稚而矮者其凌雪霜而貫四時
將期之數十年後是亦可以知其計久遠而不苟媿也莊
之得名意其在此歟且夫長崎交易紛華之地而子韶父
子所職據其要喉妖艷瑰麗之物心苟愛之唾手可致四
方遊士挾其管絃奕棋凡百技巧以娛人耳目者接踵累
跡焉而子韶乃獨引迂闊古拙如余者而優遇之衆必指

而笑曰彼何所可愛哉嗚乎是亦非以其磊砢多節無媚
衆之態而有獨持之操也耶以其愛松故見類松者亦愛
之焉爾余代子韶言其所以愛松又言其所以施及於人
者蓋爲子韶解嘲且以自解也數十年後人之與松兩得
無恙再來遊此將見彼蓬蓬然者皆成老龍鱗擊空凌霄
將與子韶共撫而盤桓之

超然樓記
長碕地勢山抱其三面而一面控海海口容賈船壘館而
官邸多依於山山海相迫如建瓴然然劇險為夷列置街
巷人之往來不知其所躡之漸高下也高木君機齋之第
在東北隅為其最高處而又就起樓樓不甚高而登焉者
如出雲表因名曰超然而請記於余余之遊長碕寓在海
滋湫隘囂塵時被君延請飲於樓上平臨山色俯瞰林梢
鑿其西牖可以視海色尤覺其名之稱也長碕有令有尹
尹差調更代而令百世無遷其子弟不得推試為吏則往
往冒他姓或入僧道之流君實為今令君之弟材武多藝

超然樓記

長碕地勢山抱其三面而一面控海海口容賈船壘館而
官邸多依於山山海相迫如建瓴然然劇險為夷列置街
巷人之往來不知其所躡之漸高下也高木君機齋之第
在東北隅為其最高處而又就起樓樓不甚高而登焉者
如出雲表因名曰超然而請記於余余之遊長碕寓在海
滋湫隘囂塵時被君延請飲於樓上平臨山色俯瞰林梢
鑿其西牖可以視海色尤覺其名之稱也長碕有令有尹
尹差調更代而令百世無遷其子弟不得推試為吏則往
往冒他姓或入僧道之流君實為今令君之弟材武多藝

尤長火技。遭遇事變，拔擢興家。今之第，其所新築云。余見樓之下，架置巨銃大礮，而宴飲之際，時聞丸聲，則子弟講技其圃也。君沈靜寡言，接物溫和，余未覺其異。既而聞之於人，警聞始至，闔鄉繹駭，計不知所出。尹分遣將吏，扼海口諸堡塢，而君特當其要害。尹問君何以爲守，君對曰：以死而已。嗚呼！吾是以知君之所以大過人也。余嘗修私史，歷觀古英雄豪雋之成事，無他故也，唯能斷然超脫死生之際，而籌畧材技皆由是出。後之人徒艷稱其籌畧材技，而不知其所由出也。夫死生亦大矣，而不能累其心，其心之湛然不動，可知也。不動則明，明則能照，是以成敗之勢

百變於前，而見機制宜，每出衆人意表。夫何事而不成，彼其不能成事者，皆迷溺眩惑，生死利害之中，而不能超然其外焉耳。故君之平素，非必異於人，而人之所不能及，自有在焉。猶此樓之不甚高，而能瞰視山海歟。超然之名，非獨樓爲稱也。遂書以爲記。

如斯亭記

如斯亭記

筑後河大甲西道蓋集五州之水所成余自肥入豐凡若
溪若澗水石潺湲踏石而渡者槩皆係河之源而至於田
田稍合而大矣既而泛舟赴筑屈曲高下百折而西漸西
漸闊及米城北則茫洋如海豐之官船運粟長崎者數百
艘重疊追逐於河中而不患相抵觸其大也如此余寓日
田邑多富人杜氏山田氏爲其最而山田子竜尤稱有智
計能當其身致鉅萬云其家後抵河新起亭臨焉邀余飲
其上水波之光浮動軒楹間顧而樂之子竜請余名之名
以如斯蓋取之夫子川上之嘆夫子所謂如斯者喻德之

不意而已矣吾於通德外河曰子之成業在夫亦如斯
歟其始營營屑屑不擇知利而收者之責一則併竟漢
之真身作夜思無作無動惜安如斯經五州歷數百里
而不休也其間未必無小得失而終不變其志則斯
屈曲高下百折而必歸者之效今之業洪洽洋洋濟眾潤
細也舍一知幾乎與河爭雄皆由積而不息焉爾使其無
積而有息則何能致此而何能享此乎之樂哉子之乎孫
之乎斯水每思子業之如斯也則庶幾能守其成不
斷矣然夫然何童童春亦歸吾歸思之晚時不唯謀也

上田氏松樹記

余西遊往反皆過防防之臺道村有上田翁翁家一松樹
薩侯所手植蓋家當官道為西海侯伯所憩薩今侯之為
世子童年東上亦芾翁家手抽道邊穉松戲栽之庭際付
翁善視之翁愛護長育逐年漸包侯已當國東西往還輒
過而問焉侯齡壯強而松亦成鱗今之偃蓋重重過檐者
是也侯嘉之賜之蕉布翁心榮之嘗請皆川老人記之亦
索余文余曰異哉翁之所為也余此行亦遊侯之國矣侯
之國專西南一隅疆跨三州擁屬城一百有二而琉球貢
賦不與焉其士民繁庶鼎木蕃育多他州所不及者余自

泉關南沿山緣海左右皆松行翠陰中二百餘里以達國都其富於松亦如此何必憶翁家之一株哉且薩侯舍其三州百有二城之地而拳拳於人之掌大之庭是必無之情也翁之所爲猶持勺水而增巨海以誇其勞不亦可異乎余將何記之嗚呼余得其說矣當翁停薩侯駕也翁主人也掌大之庭亦爲已有侯羈旅之人也三州百有二城不能攜其一撮土也雖築戟如杯騶從如雲吾見其惘惘可憐於是以其掌大之庭借之於三州百有二城之王而有德色爲長育其所種又從而歌咏之余以此有知天地之間人各有分物各有主雖王侯之富有時不能不假借

於匹夫也侯之褒賜翁非賜也償也侯忘其貴而翁忘其賤一松樹而二美鍾焉是可記也且翁全家文雅其女其孫皆嫻翰墨贅婿嗣業終身不知離別之憂日相共團樂於松陰婆婆之下是又足以使薩侯視而羨之也是尤可記也遂記

山陽遺稿卷之五 畢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山陽遺稿卷之六

賴襄 子成著

記

理窟記

相良孟符學醫最喜啗蘭究理之說顏其齋曰理窟而索記於余余曰理豈有窟乎哉理而有窟不可謂之理理也者彌天地亘古今無有內外者矣上而日月星辰之所以行下而山川草木之所以著中而父子君臣夫婦朋友賓主之所以文而治亂興亡得失之所以別無往而非理也尋其所謂窟者果何在哉且夫啗蘭人之曰理者非理也

氣也數也氣與數有形而理則無跡無跡者不可以目視而心揣其可以目視而心揣者雖細入毫毛微至眇忽皆不免有形者也非理也然則吾何以記子之理窟哉無以則有說焉子之所謂理者條理也今夫人之骨節筋脈藏府各有條理如日月星辰之有行度不得其條理治不可得而施譬之用兵先詳其山川蹊路之所由乃可以啓行也漢醫之說焉非不備也而啁蘭必剖解人而驗之非其所目視心揣者不敢言焉細入毫毛微至眇忽非躁者所能辨識必也敕斷百事卷身潛慮於鷄犬聲不到之處一室之內如岳穴洞天雖妻若子莫之敢窺而後可與万里

外泰西諸哲匠旦暮相遇以論彼人身之條理焉則孟符之理固不可無窟窟也是可以爲記歟抑所謂條理與萬里外所說如合符節何哉其所以然者必有在焉是恐泰西之所未能揣焉侘日或得造子之窟吾將與子論之

此石之來，雖蘇詩曰：「石之於我，猶若子。」然蘇詩之
意，以石為我，今蘇詩所及，其所以然者，亦不過以石為
我，因不取無所適處，故曰：「石之於我，猶若子。」

桃源石記

備前藩文學姬井先生有所愛石，名曰桃源，遂以自號云。
甲戌之冬，余省父而還，過岡山，訪先生。先生，余父執也，喜
而迎。余延之，其齋矮窻，小几，琴書整整，見一石，高尺有咫，
闊稱之，色黝而澤，上有數峰，峰閒石縫，如逕路然，路窮處，
竅穴窈然，為洞壑狀。余摩挲久之，置諸地，使少遠而望之，
歎曰：「彼中應有僊源，安得入而搜之？」先生笑曰：「所以名也，
嘗獲之近郊，蓋我烈公遊憩之地，予不特愛之也，子其為
我記之。」襄嘗聞之父，桃源之說，淵明所以寓其避宋思晉
之意，非真有其地也。今烈公垂裕後昆，而先生守職其國，

非復義熙甲子之比，無以避逃爲也。而所以爲桃源者，真有此石，不徒寓之空言焉。則愈於淵明多矣。今之職於儒者，超然衆士之外，名仕而實隱，自先生之得此石也。其國之政，凡幾更矣。其吏，凡幾變矣。而先生與此石，塊然相對，猶尚如故。猶夫劉郎之於玄都，桃已，先生之潛身於桃源，所謂不知有秦，無論魏晉者，其樂豈世所能識也。或曰：桃源一尺之石也，非化身寸許，其可能潛乎？曰：亦寓意焉耳。且夫小人之處世，冒進名利之途，自取窘蹙之患，入室被謫，出門有礙，至六尺之軀，無地可容。至如君子則反之，故曲肱甕牖，人以爲病者，原思之桃源也。卷躬陋巷，人不堪

其憂者，顏淵之桃源也。故自小人觀之，君子之身，能屈能伸，能大能小，無入而不自得。蝸牛之廬，視如大廈，一綫之路，眇如康衢，彼之所長，戚戚我之所坦蕩蕩，掉臂而行，容膝而居，苟寓其意，何往而不桃源哉。又奚恠於此石耶。遂書其言，質之先生，又從爲之歌曰：

桃源石，石歟，山峰巒洞壑，一拳閒。先生玩之南窗下，瞑然夢思出塵寰。一拳忽爲萬仞大，萬樹桃花夾碧灣。老稚雞犬如所聞，衣冠真慙存古韻。自送漁郎重迎君，物色何復猜相問。蛇斷馬化已爲陳，寄奴草滿江之濱。佛狸渡河死，百卉黑獺據渭涸。群鱗九點烟氣合，又散黃袍夜被屬。豬

人腥風兩度吹五岳隱者蹈海趁波臣誰挾泰山踰北海
桃源移與扶桑鄰東西隨處遂嘉遯壺裡乾坤住每穩誤
隨君手亦得所室邇人遠見何勉宿君玉堂冷徹骨夢醒
遽遽在君室枕頭依然小魄峨欲理前話喚不出

小赤壁記

小赤壁者白河侯近臣田內月堂藏石也舊爲柴栗山先
生物先生嘗以享和壬戌十月望置酒賞月尾藤博士以
下諸名士盡集白河侯貽鱸魚以佐酒蓋盛舉也會中津
文學倉成翁至自羽州獲一石於其五色洞聳拔嵯牙峰
厓盡具是夜齎示先生先生詫曰是小赤壁也來臨吾會
宜爲吾有就手奪之遂作長句歌之座客皆和一時傳以
爲佳話其後先生與博士諸公前後卽世而此石併卽夜
詩卷皆歸月堂月堂珍愛篤至又募賦詠於四方而徵余
爲之記夫余未得見其石也而奪石之人與傍觀之之人

則嘗得見之矣。且當時之會，吾先人亦與焉。故聞其事甚熟。今又按圖讀詩，諸賢聲容宛在心目，竊幸得挂名其末也。不能不欣然援筆，以爲月堂所以愛此石，亦以其人焉耳。非必於石也。余嘗讀蘇子賦，以爲巉巖蒙茸，何地無有。而黃州之山，一經其遊，後人過焉者，蓋莫不低回顧戀也。而斷岸千尺，不可挈歸。先生今蘇子也，而此石，先生之赤壁也。置之几閒，恍陪嘯歌。月堂愛之，亦宜矣。且夫赤壁之從遊者，二客而已，而不載其姓名，蓋不足載耳。何如小赤壁之盛哉。假使蘇子與元祐群賢相攜遊，教焉，則其起後人之思，當又何如歟。而此石何以異此。抑昔人稱天地秀

異之氣之所鍾，或爲石焉，或爲人焉。栗山先生諸公，人之秀拔奇特者也。而白河侯實採掇，聚之。猶元祐群賢之有司馬，又正焉。氣類之所召，此石亦至諸公之側，固其理也。今諸公皆逝矣，而侯猶巍然繫朝野之望，所謂兒童走卒，皆知識之者。而月堂日侍其左右，則石之歸焉，吾以爲非偶然也。月堂其敬而拜之，勿徒愛而玩之。旣爲作記，又依先生原韻，爲短歌贈之。其韻不敢順押而倒步者，所以見攀援溯回之意也。

黃岡山待蘇公樂，虬龍虎豹供筵席。胡風吹折江南木，江山雖在面目失。山靈寧樂入版籍，千載應念長嘯客。東海

自有小赤壁精華依然映東壁潔質樂就白河白不容塵
垢來相逼俗手欲觸石曰嚇長向君家甘潛伏欲擬風月
寄蘇魄非學泓崢惹米癖每逢孟冬望之又月底酌酒尚
來格神格不度矧可射牽招群仙聚君宅君不見石之所
歸其上自有仙伯涵蓄偉人潤養奇石白河之水是靈液

長古堂記

伊丹之酒醇於天下而坂上氏最醇云蓋釀戶公慮七十
餘家舶載輸江都歲以三十餘萬斛為率凡其運酒以木
罌缶薦包席裹署號於上而其號爭新鬪奇歲更月革務
刮人目聳衆觀而坂上氏唯墨畫一縱一橫為如劍鋒菱
角狀而已自昔未之或改故視其號可以知其釀法之變
與不變矣江都人呼坂上家釀曰劍菱天下酒價低昂皆
視劍菱為準遂亦呼其家曰劍菱氏劍菱氏之堂曰長古
其家世通藉於平戶侯侯之所命以其自父祖善享高壽
故取之莊子長於上古而不為壽也余謂上古多壽而後

世否者何哉非亦以醇醜異故也歟醇則質質則不渝不渝則久非如醜者之紛紛更變所以壽也人之壽夭然也道之壽夭亦然也孟軻氏以醇乎醜居第一流所說仁耳義耳俯視揚墨諸子奇怪百出生滅遞變而孟子之道萬世依然是道壽也劍菱之於百家釀其猶此乎其家風醇質不渝熙熙如上古以世享壽考亦猶此爾余識其今主人亦深醇和毅如其酒吾知其不墜家聲也近者來請余作堂記曰不敢虛侯賜也察其意如榮侯命名而以余記爲重嗚呼侯貴矣其國環以玄澗鯨魚出沒可謂壯矣然澤之所及封疆有限孰與坂土氏之造如澠者翁張之數

千里外涵濡沈酣王侯將相下至士庶乎且世有耳者莫不知酒有劍菱而某侯守某土係某爵秩或不盡知也而况知一腐儒如余者乎其文章波瀾固不能敵劍菱之一斗也何敢記其堂而能爲之重哉獨至學道之醇或有可比焉迂闊之願願欲得造士如造酒以澤於世同躋壽域庶幾萬一而未能焉所以不辭而慨然奮筆也

無姓萬一而未推素願以不情而斷然者事也
其意固關之而願於其士也豈足以對於世同鄉者
其意固關之而願於其士也豈足以對於世同鄉者
其意固關之而願於其士也豈足以對於世同鄉者
其意固關之而願於其士也豈足以對於世同鄉者
其意固關之而願於其士也豈足以對於世同鄉者
其意固關之而願於其士也豈足以對於世同鄉者
其意固關之而願於其士也豈足以對於世同鄉者
其意固關之而願於其士也豈足以對於世同鄉者
其意固關之而願於其士也豈足以對於世同鄉者

魚詩桐陰茶寮記

吾同鄉小野誠立宅在二橋閒街中屋舍逼仄室前闢庭
厖數弓誠立嗜煎茶就鑿井自汲井甃與屋礎爭尺寸而
桐生其閒漸成拱把數年而十圍至以根代半甃行街上
者或見其梢夏陰滿庭井水成紺碧覺倍其冽秋葉長風
與輓轆相答月痕在水顧而樂之因扁曰桐陰茶寮世所
謂茶室專潔淨非不凋之樹不買栽桐雖或栽其大葉黃
落黏砌意所不甚喜如誠立不然也誠立嘗學點茶儀頗
究闡奧久而厭之以為茶將以娛也而點之者其礼苛縟
室有制樹有式器用有品非習其法則躡非費其貲則絀

鬪能競富甚，至破產，非以娛也。適以爲累，吾其煎之乎？瓦
甌，苟有卽辨水，洌而火活，鱗眼起，魚眼起，投而啜之，可
也。跪啜可也，踞啜可也，倚且臥啜可也。夫我之桐，不栽而
遂，笨枝大葉，時疎時密，任其自然，樂其無心。我茶，蓋有類
於此。嘗延余，同啜於桐陰，下語之。余記之。余曰：點其末，與
煎其葉，爲茶一耳。耽則爲累，何有彼此？誠立已舍彼，取此，
又不以此廢事，家務之鞅，掌儉閑尺寸，以游心於物外，其
爲娛尤深，則縱令爲彼，彼且不能爲累，而況此乎？又猶此
桐之生，偪側中，能自引拔，獨出屋上，而不妨屋也。因併書
爲記。

竹樓記

姬路藩執政河合君就其室東偏起小樓，材多用竹，曰竹
樓。乙酉之秋，余蒙其延請，嘗一登觀，蓋其屋旣葺，以竹自
椽，椽欄楯，又無往非竹，明潔雅素，登者無不肅然也。聞君
當國，以儉爲政，百弊盡革，居第敞，不敢脩，而侯時來臨，莫
以待焉，所以有此樓，而凡其竹材，取之園中所生，不足者
補充，窻櫺之間，往往用敗弓故箭，曰是亦竹也。其示儉朴，
非好事，可以見大臣之用心矣。而請余記之。余嘗見宋王
元之，亦有竹樓，而自記之。蓋因其所管州多竹，用代瓦，以
價廉工省，而元之亦倣之，則與君之創意爲之，用心有在。

者異矣，但其取廉省同耳。且彼之用竹，獨瓦，故其謂宜急雨，宜密雪，宜鼓琴圍棋者，特謂其外之聲也。豈如此樓內外皆竹，快心悅目，歟？則所謂瓦之易朽，此不必憂也。然以瓦言之，亦有異焉者。彼游宦奔走，不得久居，故望後人嗣葺，得以不朽。如君之世祿，又獲其君，非元之比。雖東西于役，莫或寧處，而私第與公室並存者，奕葉依然，則竹樓之樂，可以永享矣。而乃子乃孫，嗣葺不絕，屢朽屢葺，園中之竹，伐而復生，剗心腹，効力用，又猶君之世忠，蓋也。君之竹樓，寧有墜哉？是可以爲記。

涉成園記

東六條之建也，由於慶長之幕議，而其別業之給，則出乎寬永之教旨。其莊麗善美，可知也。相傳昔者源左府融起河原院莊，今之別墅，卽其遺址。偃戈以來，人烟填咽，距河頗遠，引其漕渠爲池，移豐臣太閤伏水舊構爲殿榭，外周以垣，環植枳殼。民呼之枳殼殿，而其實曰涉成之園。取於陶淵明之詞也。其扁爲紀侯所書，字甚雄偉，而使布衣賴襄記之。夫侯之書扁，似也，而襄之作記，爲不稱矣。然以此園而名以陶詞，旣已不稱者，則襄亦可以不必辭矣。但襄識枳殼而已，未覩其中之所以成趣也。於是請一觀園南。

面爲正門，自西門入，至一院，院東臨池，密樹壓水，曰滴翠軒，水自北來而南而東，循水行，右顧得一閣門，門西一逕，夾植櫻花，曰傍花閣，過閣，復循水，水忽大，混漾如無際，曰印月池，池有二嶋，右曰臥龍堂，左曰五松塢，架橋達塢，行松樹蟠互中，曰侵雪橋，迂回而上，置茶寮，曰縮遠亭，上亭望東岸，多喬木，下有藤架，曰紫藤岸，還復過橋，繞池而東，得樓，曰偶仙樓，樓南堂宇宏敞，北則深邃，南堂外有梅數株，曰雙梅簷，下樓，復繞池而南，池窮，有亭架水，曰嗽枕居，東與臥龍堂對，堂挂古鐘，設茶黠於塢時，留客於亭，鳴鐘報茶熟也，乃舣舟亭下，泛池，繞二嶋而北，抵一橋，有屋覆

之，曰回棹廊，舍舟上焉，達北岸，穿楓樹而西，曰丹楓溪，水潺潺注池，亦來自北，與滴翠同出一閘，終再憩軒上，然後得園之趣矣，蓋始營之也，與石川丈山翁謀而成之者，名亦其所命也，襄初疑此名之不稱，以爲淵明栖託紫桑，其園所謂三逕就荒，松菊僅存於此園也，何翅蹄涔之與巨海哉，雖然，涉而成趣，則一耳，今日所觀五松，不止五也，雙梅，不止雙也，而縮遠之亭，昔嘗見東山諸峰，所以得名，而今則園中樹木，蒼鬱而已，蓋自開法十餘世而築之，築而降，又幾乎十世，宜其改觀也，夫源左府尚矣，太閤之事，排山倒海，有如昨日，而今也，漠然，土木遺材，盡歸於此，將相

之功名固不如佛刹之綿延也歟佛刹而傳之親子孫又豈有如此園哉故子孫能得祖宗之所營而享其樂如此淵明之園日涉而成趣此園則歲涉而成趣又世涉而成趣也自今之後法脈相承與太平之業同歷劫弗墜其趣之成更如何哉山皆生七寶之樹池皆湧金色蓮華未可知也襄姑記見在之趣以俟後世大手筆有再記之者

鴻雪處記

鴻之歸也爪於雪以記其所過其來雪滅而痕不可知也古人以喻人之游歷無跡云雲華師喜游隨處而樂其所寓則扁曰鴻雪處而請記於余余謂師觀世間萬事為夢與幻者立其視旅寓如鄉里也則鄉里當亦旅寓視之所謂鴻雪何必其游之跡云哉夫達人重內輕外身外之物一切不以動其心雖玉輝山積眩目駭耳者唯見其空不見其色第宅輪奐猶逆旅也族屬歌笑猶驛鈴馬語也而昧者以為可憑憧憧往來經營攫搏求田問舍為長久計曾未幾時契券糶糊與題壁之墨同歸者往往而是是不

亦鴻之雪乎、不特此也、世之英雄西討東伐、巨掌大力、擘畫大地、載印信、申盟約、曰、山礪河帶而不渝也、而山未礪、河未帶、而受者身且蘊醢、予者亦終不能常主宰其山與河、欲認其跡、兩安在歟、彼亦鴻之雪也、此亦鴻之雪也、故吾身之於世、其所經歷、無適非鴻非雪也、推而言之、雖吾身亦鴻也、雪也、鴻猶有去來之可信、而雪每歲之可憑、四大所結、如一漚之在大海中、誰能相認哉、乃自比於鴻雪、使鴻有聞、將咲之矣、由此觀之、雲華師之號、爲未至也、且果指何地爲鴻雪處乎、而使余記之也、師之與余、其身與跡、且不可相認、何況於其文、毋論爲鴻雪之歸也、雖然、余

與師之交、不以身以跡、而以心、心也者、不生不滅、經萬劫而自若者矣、至夫寄錫孤店、軍持汲泉、一燈之耿然、與靈臺丹府相照、現七寶莊嚴樓閣、則非鴻雪也、是鴻雪處也、余可以記已、

自鏡背與圖記... 北野管神廟龕前大鏡相傳加藤肥州所獻蓋在慶長庚子之後未詳其年月鏡背鑄興圖好事者懇之廟祝搨以爲珍玩六世六國圖署其名及諸嶋畧備以波紋周之而四角有桐花章其下各以桔梗三花爲品字者承之隱起代鏡鼻故所搨帑微破焉桔梗其家號桐號豐家所賜也源金吾孟仲得一本示我而言曰予謂肥州何如人也當時英雄人有爭心肥州莫乃亦然乎否則鏡背豈無他圖可畫而摸此大物以已徽號四維之何哉安諸神廟以當禱詛其志不可測也余曰不然假使肥州有異志庚子

自鏡背與圖記... 北野管神廟龕前大鏡相傳加藤肥州所獻蓋在慶長庚子之後未詳其年月鏡背鑄興圖好事者懇之廟祝搨以爲珍玩六世六國圖署其名及諸嶋畧備以波紋周之而四角有桐花章其下各以桔梗三花爲品字者承之隱起代鏡鼻故所搨帑微破焉桔梗其家號桐號豐家所賜也源金吾孟仲得一本示我而言曰予謂肥州何如人也當時英雄人有爭心肥州莫乃亦然乎否則鏡背豈無他圖可畫而摸此大物以已徽號四維之何哉安諸神廟以當禱詛其志不可測也余曰不然假使肥州有異志庚子

之亂何所不爲物情既定乃規非望禱祠而求之是庸人所不爲曾謂肥州聰明英雄而爲之乎而管神忠臣之靈而受之也孟仲曰或云肥州忠於豐氏桐花爲豐氏號是祈其主恢復舊物也是亦不然豐家之不可再興亦不待智者而知之愛而禍之肥州必不爲也肥州佐豐臣氏耀武海外既而天下有所歸則去逆就順佐其撥亂之功其於功名可謂成矣銘之金石寘於神廟謀不朽焉耳豈有他哉吾想當日工成檢視必指其壘與對曰彼我少時所艦而渡也指其豐與筑曰彼吾中年所騎而橫行也既而自鑑於其面曰吾老矣蓋如此而已孟仲笑曰子猶親見

肥州也遂屬我爲之記因書其所問答於圖下返之

